




胡風等著

羅維曼 · 羅維蘭

新新出版社發行



蘭羅 曼羅

著編風胡

社版出新新

目次

認識羅曼·羅蘭·····	冰菱(一)
羅曼·羅蘭的「轉變」·····	舒蕪(五)
羅曼·羅蘭斷片·····	胡風(八)
給霍普特曼的一封信·····	常惠譯(二二)
精神獨立宣言·····	楊人楩譯(二五)
覆敬隱漁·····	敬隱漁譯(二七)
約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	敬隱漁譯(二九)
藝術與行動·····	戈寶權譯(三〇)
直接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	呂伯勒譯(四三)
高爾基文化論文集序·····	呂伯勒譯(四七)
給蘇聯人民的信·····	胡仲持譯(五四)
和高爾基告別·····	黎烈文譯(五七)

法蘭西與羅曼·羅蘭的新遇合 (J·R·布洛克作) 黎烈文譯 (六一)
輯錄後記 胡風 (七〇)

MG

K835.655.6=52

3
2

認識羅曼·羅蘭

冰 菱

羅曼·羅蘭是生在卑劣的拿破崙第三以後的法蘭西的——就是，在革命底廢墟上，封建的殘餘力量和頹廢的，灰色的市民底庸俗的感情結合起來了的那個時期，這中間祇有巴黎公社底一道閃光。在這個時期，就文學上的情況而言，代表着勇壯的革命的激情的雨果和描繪了新興的自由的市民底創造力的巴爾札克是過去了，弗羅貝爾帶着幾乎是絕望的心情收拾了市民社會底醜惡而陰暗的碎片，一面就向着什麼樣的一種宗教，用誘惑來試驗自己底心靈；而顯然的，在那種頹廢的，可恥的狀態里面，「靈」和「肉」一類的掙扎，是徒然的。莫泊桑顯露了他底自私的險冷。在這個文學的基礎上面，左拉建築了他底自然主義。在他底實踐上，那些被描寫在生物的狀態里的人物——小市民們——是純然醜惡的。一面也就顯出了苦悶的作家底疲乏的，乾枯的，平庸的感情；對於他筆下的人類的厭惡，一般地也就是對於他自己的厭惡。那是一個苦悶的時期，這厭惡在歷史底光輝下顯出它底偉大而動人的意義來。可是實際上，左拉和他底衛星們，是都對人生深處的戰鬥妥協了。

這些作家在市民社會底庸俗上面漂浮，庸俗席捲了一切。負荷歷史的真正的人物和戰鬥



3 2285 1171 7

沒有被感覺到。在這種情況里生長了的羅蘭，一開始就把他底眼光和心靈朝着歷史上的偉大的時期，從那里面找出精力充沛而多彩的英雄們來，這原因，是很顯然的。

大約羅曼·羅蘭是厭惡了當時的生活和文學上的左拉式的寫實主義了罷，他也不能夠從當時的現實里找出負荷歷史的人物和戰鬥來。被這樣的庸俗和醜惡窒息着，寫實主義對於他從開始就是不可能的。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由羅蘭的強烈的精神渴望所產生的大革命時代的法蘭西；他企圖招回往昔的英雄，用他們底悲壯的生與死來激勵當代的被庸俗窒息了的人們。在「七月十四日」底收場里，台上的英雄向觀眾們說了：「我們底任務已經盡了，法蘭西底未來是在各位底身上！」（大意）從這樣的理想底宣示里，是可以看到羅蘭自己底對於當時的強烈的痛苦和英雄的心願的。

羅曼·羅蘭沒有留下關於他所生活的法蘭西的死亡和生長的圖畫來。但他留下了對於底死亡的一面的偉大的反抗來，同時也就撫育了新生者。托爾斯太在「戰爭與和平」里向着俄羅斯底過去，因為他覺得，這個燦爛的過去，貴族底美麗的世界，適合於他底熱情和道德意識。於是他做着壯偉的現實的描繪；但不久他就失却了這種安寧了，用着陰沉而憤怒的聲音，直接地痛擊着市民社會，是它顛覆了他底世界的。可是，羅曼·羅蘭，雖然從往昔找到了英雄，却並不棧戀往昔。他們祇是「苦難的人類底親切的友人」，那個克利斯多夫，貝多芬在羅曼·羅蘭底精神上的投影，就是永遠地向着人類底未來的；這未來，又絕不如托爾斯

太底英雄所想的，是「偉大的空無」。

這是兩個世界底差異。羅曼·羅蘭，更接近市民社會以後的一切熱情的鬥爭者。人們簡直要驚異羅曼·羅蘭是在怎樣崇高而熱烈的一個觀念里生活的，那祇有在有着燦爛的文化傳統和某種優越的物質生活的法蘭西才有可能；他不和卑俗論爭，他不着眼於平凡的男女——在「約翰·克利斯多夫」里面，他甚至強迫這些平凡的男女屈服於克利斯多夫——他而且顯得是輕視當代的那種腐敗的制度，這是每一個現實主義的偉大的作家都對它作着正面的嚴重的痛擊的。

英雄們，偉大的理想主義者們，像一瞥的閃電，從混沌的生活里照耀過去；祇因了他們底照耀，才顯出了這混沌的生活。沒有着這樣的崇高的熱情的作家，偉大的巴黎市民底後裔，明顯的使我們覺得，他是幸福如天使的，雖然他的一生經歷了那麼多的痛苦。

對於英雄們底歌頌愈是熱烈，他底現實的生命就愈是要覺得懷疑、痛苦的罷。羅曼·羅蘭信仰人民底力量，但這人民底力量是被英雄們所象徵化了的。克利斯多夫是一個歷史的衝動，人民底結晶，但無疑地更是一個個人底抱負。他怎麼能是一個如我們在我們時代所理解的個人英雄主義者呢，在他底那個時代？他又怎麼能是一個如我們在我們時代所理解的羣衆英雄呢，在他底那個時代？

在說到十月革命的時候，似乎羅曼·羅蘭表現過這樣的意思：他覺得，他在俄羅斯的土

地上又看到了狂風暴雨時代的巴黎的英雄了。假如他真是這樣感覺的話，那我們祇能說，這是一個詩人底感覺。但從這里也可以看見，他是從一個偉大的熱情和觀念出發的，而這觀念，是法蘭西底光榮的傳統和文藝復興以來的歐洲的創造所培植的。

但試想想羅曼·羅蘭孤獨地在庸俗的、投機的生活潮流里堅持、並發展這傳統的艱難罷。幾乎沒有一個人能有這樣巨大的力量，在這種時代！這里才是羅曼·羅蘭底勝利！他死在黎明之前的歐洲，他對於我們是這樣的親切又不親切，這是因為，比起那些偉大的現實主義的作家們來，他是更少地落到我們底這混沌的生活里面，他底崇高的境界缺乏深刻的細節，而他底語言又是那樣的火辣辣的緣故。能夠戰鬥的人們，才能夠紀念羅曼·羅蘭。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一深夜。

羅曼·羅蘭的「轉變」

舒 燕

羅曼·羅蘭在一九三五年和高爾基作了那次有歷史意義的會晤之後，寫了一篇紀念這會晤的文章，說高爾基是直接從民間來的，堅實的，有力的。而他自己，却是出身於布爾喬亞，雖然包含着一種不可克服的思想，雖然從童年以來就竭力找尋積極的民衆，但在最初，却仍然沒有能夠脫出個人主義的柵欄，仍然只是一株徒向天空伸出好看的枝葉而沒有泥土護育它的根鬚的樹。只當他向全歐洲伸展根鬚，企圖得到護育時，才在俄羅斯的深沉的黑土裏，遇到高爾基的根鬚，從此，就親密的糾結在一起，一起從那黑土所蒸發出來的，新的生活中吸取到生命了。

這是真實的，因而也就是動人的。但我想：既然始終包含着一種不可克服的思想，那麼，即使當還沒有脫出個人主義的柵欄時，也就不能說真是那柵欄裏的人，真是一位個人主義者了。猶如看見老虎在籠子裏時，不能說老虎就是「籠子裏的動物」的。

所謂不可克服的思想，就是那對於積極的民衆的竭力找尋。這找尋，不管結果怎樣，都不是個人主義的柵欄所能範圍得住的力量；況且也必然不會沒有結果。

這是因爲，個人主義，在它的現實的歷史的形態上，都是把「個人」或「自我」肯定爲絕對的超批判超邏輯的主體，由這主體而與一切的社會勢力相抗，在任何衝突的場合中總把優勝歸於這超批判超邏輯的一邊。如果舍這主體而外，還有所追求，還要找尋別的存在來支持這主體，那便已根本破壞了個人主義的基本原則。而這里，羅蘭的「個人主義」，却又正是以這種找尋爲基礎，正是要另找積極的民衆來支持作爲主體的「自我」或「個人」的。那麼，無論怎樣，不能說羅蘭會是一位個人主義者，不能說他的走向集體主義是「轉變」，都是自明之理了。

所謂「人的發現」，所謂「自我的發現」，實際上只是新生的社會存在，提出了新的社會要求，刺激了偉大的敏感的心靈，這刺激所產生的結果而已。但受刺激的心靈，却不能知道這刺激的社會根源，只把它的結果當作「自我」之類來把握，更體會並擴展它，以與既成社會作戰。但這既成社會，他却以爲是「全社會」，因爲社會中新生因素只刺激了他，而尚未給他看到，他所看得到的「全社會」就只是既成社會的緣故。等到那新生因素成長壯大起來，他還以爲不過舊社會的新花樣，還用「自我」來與它對抗，一切個人主義者的悲劇就從此發生了。

對於這個悲劇的克服，羅蘭留下來的道路是：作爲主體的「自我」或「個人」，應該也是批判的對象，和邏輯的存在。不應把它們當作先天的絕對勝利的東西，而當作一定的新生

社會因素的先遣部隊，要時時找尋它們的總司令部，以免失去聯絡過久之後，反而與自己的總司令部或大隊爲仇：這就是羅蘭留下的道路。

但這道路還有另一方面的意義。對於有些自命已經是集體主義者的人，就要求他們考察自己，是直接從民衆的黑土中生長出來的呢？還是移植過來的呢？前者當然最好，但事實上恐怕大多數是後者。但若是後者，又要求他們考察自己了；考察內心，究竟有對於新生社會因表的感應沒有？有「自我」沒有？有「個人」沒有？無泥土的根鬚和枝葉，固然要枯死；但若連根鬚和枝葉都還沒有，就鑽入泥土中去，未必不更是活埋麼？到了先遣部隊而不知道他們的總司令部，固然會失去連絡；但若連先遣部隊都還沒有打進來，就迎接總司令部，又怎麼能迎得進來呢？

直接從民間來的，問題很簡單，那說句笑話，可謂「得天獨厚」。至於並非來自民間而是走向民間的人，從羅蘭身上，就可以看到一個最英勇的典範。但要是抄捷徑，簡捷的把身子投入新存在之中，不要內心生出與之相應的「個人」或「自我」，並且說羅蘭是「轉變」，好像說讓他先走了一段冤枉的路，那也就無話可說了。

四五、二、二四、夜

羅曼·羅蘭斷片

胡風

1

羅曼·羅蘭是在痛苦的熱情里面生長起來的。

拿破崙第三所孵育的反動勢力，普法戰爭大敗戰所留下的悲觀主義，巴黎公社底殷殷的血跡，是這痛苦的熱情底根源。

2

生在這樣的時代，但少年羅蘭却走進了另一樣的精神世界。

他底祖先有大革命時代的熱烈的戰士，留下了關於攻佔巴士底監獄和那以後的其他革命鬥爭的紀錄手稿；我們難得想像，讀了從塵封的藏書處翻出來的這手稿的少年底心里起了怎樣的感應，但無疑地可以斷定，這在羅蘭底精神發展底起點上是一件重大的事情。

由於虔誠的 Taineist 信徒母親底教授，他學會了鋼琴，走進了人類底心靈能夠最真誠

地交通的音樂世界里面，尤其是德國的音樂捉住了他底靈魂。他自己的回憶是動人的：

我們有一些古德國的樂譜。「德國的」？我當時知道這個字的意思嗎？在我們那世界里我相信沒有人曾經見過一個德國人……我翻那古譜的紙頁，在鋼琴上拚出那些音符來……那些灌溉我的心的小河，那些旋律的淡流就猶如雨水吸到土里去似地流進那乾渴的地里去。莫扎特同悲多汶，他們的歡樂同苦痛，希望同夢，成了我的肉的肉，我的骨、的骨。我便是他們，他們便是我……我得了他們多少的益處！我作小孩子害病，快要死的時候，莫扎特的旋律就和戀人似地在枕邊看守着我……後來，我遇着懷疑和懊惱的危機時，悲多汶的音樂就在我里面喚醒永久的生命的火花……無論何時我的精神疲倦，無論何時我心胸中感到憂鬱，我就轉身向我的鋼琴，浴在音樂里面。

他認識了另一個把人生底熱情化成莊嚴世界的聖人，莎士比亞。S·支外格底描寫也是動人的：

……在樓角落里灰塵佈滿的廢物中間，他發見了一本他祖父（當雨果是一個青年，莎士比亞正流行若狂的時代，他是一個巴黎學生）買來忘記了的莎士比亞。他的小孩兒氣的興味第一次為一冊名叫「莎士比亞的女性畫像」的，褪了色的版畫集所促醒了。他的空想為那些惹人愛的面孔，那些帶有魔力的名字 Perdita-Ivogen，和 Miranda 所鼓動了。但不久，一讀那戲劇，他就航溺到那故事和個性的迷宮里去了。他會一點鐘兩點

鐘地在那樓角落里待着，除開底下馬槽里偶然的馬蹄踏地聲或往來的船上鎖鍊響聲之外不受隨便什麼的騷擾。把一切都忘記了而且被一切忘記了，他坐在一把大安樂椅子裏，帶着那本心愛的書，那本就 and Prospero 的書似地，使宇宙間一切精靈作了他僕婢。他被一羣看見的聽衆，被一些在他自己同現實的世界中間構成了一個壘壁的想像中的人物包圍住了。

這一個有着「像山里的湖水似的深藍色的眼睛」的孱弱的少年，就這樣地超過了暗重的現實和仇恨的國界，開始組織對於人類偉大的精神的信心。

「一個偉大的生涯發端於偉大的夢想」。當夢想和現實相遇，由於那夢想是那麼美麗那麼真誠，就產生了痛苦的熱情：偉大的生涯底發端。

3

但當青年羅蘭們「擔驚害怕，互相地擠在一起，氣都透不出」的痛苦着的當時，却正是自然主義聲勢赫赫，左拉和莫泊桑們底活動旺盛的青春。

一個在人生底痛苦上面覆蓋着文藝底繁華的時期。

自然主義所奉的神，是科學和客觀。但他們底科學是把人底精神看作生理學現象的科學，他們底客觀是只有從生理學的規律上可以解釋可以改良的客觀；這樣的科學和客觀是技

術知識份子所能要的東西，支配他們的是正向金融資本成長的高度的產業資本主義底那些條件。

呈現在自然主義面前的，是自然人；自然主義所要做的，像左拉所說，是用生理學者底實驗方法客觀地把現實底斷片如實地純粹地分析，在自然主義者底攝影鏡頭前面，當然也有給人影響，讓人站腳的「環境」，但人類底偉大的鬥爭傳統——法蘭西大革命底壯烈的精神和反叛現實的苦悶的激情，以及由這產生的對於理想的渴望，就不是自然主義所能有，更不是自然主義所想要的。

所以，自然主義底科學和客觀，以及立腳在它們上面的改良主義的傾向，不但從本質上看，是技術知識份子對於產業資本主義的奉仕，而且，那豐富的「正確的」細節，也只有得到對於現實世界的屈服。因為，那些細節底豐富和「正確」，雖然可以使漂浮的中層社會得到安身立命的「科學認識」而高興，但對於熱情的追求如何，既然不能從它們里面找到精神要求底潛力和去向，而又被包着它們的龐大的「科學」和「客觀」所壓住，就只有覺到疲乏，由這走向懷疑，甚全虛無。

這樣的自然主義，雖然能夠廣泛地被尋求「科學認識」的中層社會所接受，但無論對於企圖把人民底苦痛的熱情組織過去的國家復仇主義的反動思潮也罷，企圖用纖細的個人情緒和感受來消磨掉這熱情的反動的唯美主義也罷，以至企圖用冷嘲當做避難所的懷疑主義也

罷，都不會有反抗的力量，而且還實際上爲他們準備了地盤。這樣的自然主義，又怎樣能夠從當時的「無恥的政治」「沉悶的空氣」下面發出一道光流呢？

後來提到當時的情形時候，羅蘭說，「軟弱的思想都傾向了虛無。」這「軟弱的思想」里面不會和自然主義相關的。

在英雄傳底序里面，羅蘭說，「沒有偉大性的唯物主義壓抑着各種思想。」這「唯物主義」里面也當然有自然主義在的。

對於青年羅蘭們，帶着自然主義底繁榮的當時的思想和文藝，就和無恥的政治相互地成了產生痛苦的壓力。

4

來了L·托爾斯泰底光。

對於羅蘭，托爾斯泰是「一個生命的啓示」，「爲我們大家一律地打開了那進到一個無限的宇宙去的一道門」。對於羅蘭，現實主義的大師和理想主義的使徒的托爾斯泰，「具有大自然底氣息」，和「對於無形的力的感覺」，和「對於永恆的眩惑」。而且，托爾斯泰親筆寫給了這個「我親愛的兄弟」終生奉行的教義：「只有把人結合到一起的藝術是唯一有價值的。有價值的藝術家是都爲了他底所信而付出犧牲的藝術家。一切真的職業底先決條件應

該是對於人的愛而不是對於藝術的愛。只有被這樣的愛所充滿着的人們，才能夠做出作爲藝術家們的他們值得做的隨便什麼值得做的東西。」

痛苦的熱情尋得了它底殿堂，理想主義就這樣形成了。但還有兩個照耀着他全生涯的星辰。

瑪爾維達·封·麥森巴希 (Malvina von Meyenburg)，七十高齡的沉靜而慈祥的女性，流亡的德國理想主義者。在她底兩年多的溫煦的感化中間，羅蘭「在她里面找着了那使她心愛的意大利風景同樣溫和的光輝，同樣熱情過後的高尚的安詳」。她預言了羅蘭底道德的精力會在未來的法國文學里引起一個革新的局面，她用了真誠的祝福把羅蘭送上了「帶着它那未來的勞苦和它那些無可避免的鬥爭和幻滅的成人時代」。

斯賓諾查 (Baruch Spinoza)。S. 支外格說，斯賓諾查底「溫和的理智的光明，以後便照耀着羅蘭底學生的靈魂」。這個勇敢地把神底坐台挖空了的偉大的荷蘭唯物論者無神論者，不但他底「自我與本體合一」，「寧願放棄眼前的實物而去追求那不可捉摸的至善」的哲學思想奠定了提高了羅蘭底對於理想對於信仰的巡禮，而且，他那寧願被教會放逐，兩次拒絕了遺產而以磨鏡子的職業過活，終於因爲吸了過多的玻璃灰而患肺病早死的殉道的精神，也使羅蘭汲取了爲了所信而付出犧牲的感激罷。

這樣，痛苦的熱情凝結成了理想主義，而這理想主義就必然會帶着宗教熱的色采。他

底理想主義的大旗是在灰色的物質主義底包圍中間樹起來的，它要振起法蘭西民族底信心而又反對國家主義，它要撫慰敗戰底創傷而又反對復仇的戰爭，它要用希望和信心來衝破怯懦，精神底貧乏，以及時代底困頓。

5

組成他底理想主義底兩個柱石，是戰士和民衆。用他自己的話說，戰士，是「人類底猛獸」，民衆，是「千頭的動物」。

早在一八九九年，他發起了「民衆劇場」運動，要把藝術交給民衆，要用民衆底力量來拯救藝術；一九〇〇年寫的「論民衆劇場」，是用了這樣的召喚結束的：「你們希望有一種民衆藝術的產生。這樣，你們就得去找尋你們的民衆——自由思想的民衆，不爲物質的需要和難受的勞役所壓迫的民衆，不爲偏見和宗教狂所蒙蔽的民衆，以主人自居的民衆——他們現在正爭取着鬥爭的勝利。可是，這些民衆，我還不能找到。這些民衆，我還不能在西方找到。」

他還不能找到，但在一八九七年的「聖王路易」，特別是一九〇二年的「七月十四」里面，他從歷史底深淵把這樣的民衆搜捕了出來。他把法國大革命看成民衆底創造品，所以在「七月十四」里面，「在林林總總的人海里，個人終被淹沒了。大凡表現海上的風濤，不在

乎描寫各個的浪頭，應該描寫大海的掀播。」實際上，「七月十四」是一個民衆底狂歡節。在後來被評爲大革命中最偉大最純潔的人物，「七月十四」當時還不過是民衆之一的何施底對話里，最鮮明地把民衆底力量描寫了出來：

何施 祇要人民爲其所能爲，你瞧吾人會不會再造世界。

余蘭 你若愛自己騙自己，我便無話可說，你留着你的幻想罷。

何施 請將我的幻想奪過去罷，休要愛惜我。我所痛惡的，是自己騙自己。胆怯的理想主義，自己蒙住眼睛，以免看見罪惡。我却偏要看着牠，而牠並不足以嚇我，我同你一樣，深知道這可憐的羣衆是怎樣無把握，輕信人言，纏於情慾，當着極小的事就恐嚇，忘却自己們的利益，賣自己的朋友。

余蘭 那便怎樣呢？

何施 火焰也是性質浮動的，也慣於顫動；些小的氣息，即足使之搖曳，濃煙包圍着牠，然而牠終是燃燒着而向天空上升。

余蘭 譬喻未足據爲理由，請瞧這一堆無業遊民，這一夥好發議論的人，這一位乳臭未乾的律師，這一位身材高大的姑娘盡愛叫喚，這些誇大而胆小的老孩子！相信人民！好個騙人的話！你想指望別人罷！這便是我一生處世的原則。你每逢可以幫助他們，你便幫助他們，然而你休想他們報答你。……我有一顆好頭顱，一副好拳頭，那便是

我所相儀的，我自己。

何施 你固屬是一個強有力的漢子；然而在這昏暗的民衆里，有比你我更大的力量，更好的見解，更豐福的良知。若沒有人民，我們便算不了什麼。當我幼時，一聞美洲反抗暴英的消息，寸心大爲震動，即覺天下事非公平不可；又如十五日以前，我們的議員宣誓「不使人民自由、誓不撒手」，亦覺沸血上騰、有如沉醉，這種感覺，是從那裏發出的呢？

余謝 自然從你身上發出的。

何施 你不懂。這是萬倍於我的一種力量，牠可使我胸膛爆裂。我覺着別人也含有這種力量，如工人們，以及同我一樣的兵士們。你不在這些人民里頭，你看不出他們的心腸。他們自己也不大知道。痛苦，知識的缺乏、飢餓、掛慮，都不讓他們有功夫，有勇氣，來知道自己。他們看得見，然而他們以爲是夢幻。他們覺着他們的力量怒吼，然而他們疑惑。這力量足使他們害怕。假若他們將來知道，他們什麼事不會做啊？

余謝 是一種什麼共同思想，可以引動這一堆混沌東西呢？
何施 便是「需要」二字。必有一個時候，只消一舉手，便可使天下風起而響應。

（借用賀之才譯文）

另一個人物更簡單地用一句話說出了「整個激動的真實」：「人民的公意，響應在我身

上，像雷似的。」人物底信心當然也就是創作這民衆狂歡節的作者羅蘭底信心了。

在「革命的戲劇」里面，羅蘭從法國大革命那個英雄的時代搜捕出了積極的民衆，但同時却更多地搜捕出了堅強的戰士。用他自己的話說，那些戰士是雪底下的火山，是人類底「原子」，是半人半神，似人似牛的仙怪，是一手握著斧子，一手捧著他們底頭——一羣身黃分離的聖約翰！他們底生命都換成了一道電，羅蘭想用那些電光來照亮他自己身受的腐朽的世界和困乏的人生。對於羅蘭，那些戰士們，雖然失掉了生命，然而却是贏了的，他們給後人留下了理想和信心底光輝。「力」，起初寄寓在那些肉體里面，之後，便會搬到別的地方的。

6

羅蘭所要給與法蘭西和歐洲的，是追求人生底新的目的的理想和信心，以及產生這理想和信心的熱情，以及這理想和信心所形成的偉大，以及爲了這理想和信心所要付出的犧牲精神。

然而，第一創作期的，取材於文藝復興時代的莎士比亞式的劇本，被淹沒了，第二創作期的信心底悲劇，被漠視了，出于那麼堅強的實踐願望的「民衆劇場」運動，失敗了，以至第三創作期的，他底理想主義底柱石那麼凸出地形成了的「革命底戲劇」，也不能

打進法蘭西大革命底子孫們底被毒害了的心靈。羅蘭就這樣地承受了那個親愛的老人瑪爾維達所預言的「那些無可避免的鬥爭和幻滅」的經歷。

努力一個個失敗了，幻想一個個破滅了，十年，十五年，他工作在寂寞和痛苦里面而不得回聲。當時的法國藝術界里的卑劣而怯懦的腐敗勢力，却是一個九頭的怪物，操縱着書店，佔據着期刊，壟斷着劇場，包圍着報紙，把一切和讀者交通的道路都統治在自己手里，毒害着讀者底心靈使他們跟隨着自己的庸俗思想走，羅蘭底作品只偶爾一兩次在報紙批評欄里受到過兩三行污蔑的評語。他們大概經常「還要發出一種滿意的笑聲」的罷。

然而，羅蘭不但能夠承受了這樣的試鍊，而且還要汲取同時也是創造更堅強的力量來援救他自己以及和他一樣在孤獨和寂寞中間作戰的痛苦的兄弟們。——英雄底傳記。

羅蘭底願望是建造一座無形的衆神殿 (Pantheon)，在那里豎起不幸而痛苦地爲偉大的巨的戰鬥了一生的英雄們底塑像。從那個堅強而純潔的悲多汶起……。

他塑出「那些爲善而受着痛苦的偉大的靈魂」，是爲了援助那些不幸的人們，那些作着悲戚的戰鬥的人們，那些在孤獨和寂寞里面作戰的人們，爲了給他們「奉上那種神聖的痛苦之油膏」，爲了告訴他們，「世界的黑夜是爲神聖的光輝所照明的」，爲了告訴他們，「真正的藝術家，永遠享不到滿足的，愉快的，普通人所有的權利」，爲了召喚他們和他一道，「在沉重和腐朽的氛圍氣里面痿痺了」的法蘭西和歐洲走上「通過苦難的歡樂」的艱苦的戰

鬥道路。他要給他底兄弟們看，「從這些神聖的靈魂沁出一道靜穆的力量和強勁的善良的洪流」。

同時，爲了更深更廣地展開他底強烈的批判和遠大的信念，他着手了一個想像的英雄約翰·克利斯朵夫底傳記。這部英雄的史傳，是資產階級社會和它底墮落文化底法庭，是爲了給新人類開路的人道主義和國際主義底福音。帶着羅蘭自己的思想傾向，克利斯朵夫終於在全歐洲面前站起了他底巨像。

和這些鬥爭相伴的，是只有他和幾個戰友支持的「半月評論」，一個讀者很少，不爲人注意，沒沒無聞的刊物。他底作品都被表在那里，孤獨地一直支持了十五年。多麼雄壯而又多麼艱苦的鬥爭！

然而：

「力量得先在孤獨裏發展，然後才能擒獲世界。」（S·支外格）

終於全歐洲都有聲音起來迎接這個爲他們全體說話的人。他成了「世界底良心」。

我們看到了，還沒有找到「以主人自居的民衆」但却誓願爲這樣的民衆堅持鬥爭的精神戰士底命運。

7

羅蘭就帶着這樣的經歷遭遇了而且反對了帝國主義的歐洲大戰爭。
不久就找到了爲新人類開始的以主人自居的民衆，而且馬上和他們結合了。
二十多年以來，就一直望得見在新人類戰鬥行列中間的，他底巨大的背影。

8

羅蘭當然是沿着人道主義，英雄主義的道路戰鬥下來的，但它們不但不是來自資產階級應要求的那一類，而且正是爲了反抗資產階級，作爲通到以主人自居的民衆的戰鬥的橋樑的。精神力量，被當作這樣的橋樑，被當作燃起民衆力量的火種，它底估計是不怕過高的，但如果以爲它可以君臨歷史道路上的社會物質力量，或者相反地變成良心上的道德的慰藉，那就會降落成立足點不穩的無力的東西。

羅蘭底國際主義當然只是一種精神上的要求，它可以而且應該走進社會物質力量底要求里面去形成，去實現。作爲社會戰鬥要求底先聲，它是無比可貴的，但如果離開了或漠視了實踐的階級基地，「自由靈魂底共和國」是不能在地上出現的。

羅蘭底和平理想，是人民底祈禱，是對於帝國主義歐洲的反抗，但對於惡的「非武力的抵抗」，並不能成爲終極的有效的武器。羅蘭並沒有積極地倡導這一武器，但也沒有從法蘭西大革命底傳統引出進一步的行動方向，不能不只有停留在精神底號召里面了。

羅蘭就這樣地在歐洲大戰裏面悲壯地樹起了鬥爭的大旗，但通過那個悲壯的鬥爭，他底根鬚就深深地伸進了黑土里面。要不然，列寧留下了一個勞動人民底共和國，而羅蘭却只留下了一篇「精神獨立宣言」的文獻，理想主義只好完成一個悲劇而已。

那麼，我們不難理解羅蘭底斬斷了身後的橋而與過去告別的意義罷。而且，有了這樣的理解以後，羅蘭底鬥爭經歷俱在，現世界底鬥爭形勢俱在，還用得着我們後來居上的幸運兒們玩什麼「蟬聯撼大樹」式的「批判」麼？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八夜。

渝郊避法村。

羅曼·羅蘭文錄

給霍普特曼的一封信

常惠譯

霍普特曼：

我不是那些以野蠻看待德國的法國人。我深知你們強盛種族道德思想的偉大。我知道我從舊德國的思想家方面所得的一切，我記着我們哥德（Goethe）的——他不僅是德國的，是全人類的——模範和遺言，他拋開所有國家的仇敵，將他平靜的心靈維持在一種「以他民族之憂為憂，以他民族之樂為樂」的高尚氣概內。我此生惟盡力來接近我們兩國民族的思想；就是那遠天理的戰爭的殘酷使他們紛爭，使歐洲的文明破產，但也總不能叫我的精神上染了怨恨的污點。

我現在是因爲你們德國而受苦痛，我認定你們德國的政治和所用的手段是罪惡的，我固

有我的理由，但不管我是具有什麼理由，我並不把責任都歸到那些受支配，充當這種政治的盲目機械的國民。我可也不是，像你們似的把戰爭看做一種不可躲避的命運。法國人不信服命運的。命運是無意志人的託詞。戰爭是民族的愚鈍和弱點的結果。我們只能哀憐他們，不能怨恨他們。我們受的喪亡我不埋怨你們；你們所受的也決少不了。倘若法國破產，德國也要如此的。當我看見你們軍隊侵犯高尚的比利時中立的時候，我都不會高呼。這種違反名譽的過犯，引起具有正直良心的人們輕視，在你們普魯士各王的政治傳統里面是太多了；不足使我驚異。

但是你們用那樣的強暴對待這高尚的國家，這國家的唯一的罪過只是竭力防備他的獨立和正義，正像你們德國，在一八一三年所做過的一樣……是太過分了！全世界的憤怒是激起來了。把這暴力留着給我們法國人吧，你們的真正的敵人！但是對於你們的犧牲品如此強橫。對於這弱小不幸的無罪的比國民族，……多麼可羞！

然而奪取了活的比利時你們還不足性，你們又和死的，和各世紀的光榮作戰。你們砲擊 *L. Malines*，火燒了 *Rubens*。 *Louvain* 也只贖了一塊焦土，—— *Louvain* 因牠的科學和藝術的寶藏，是神聖的城池！你們倒是什麼人呢？霍普特曼，你們若拒絕野蠻人的名稱，你們打算人家現在怎樣稱呼你們？你們是哥德の子孫，還是 *Attila* 的子孫呢？你們是和軍隊戰爭，還是和人類的智慧戰爭？殺人罷了，但要尊敬藝術作品！這是人類的產業。你們也像

我們所有的人一樣，是承受這遺產的人。像你們這樣將牠毀壞，你們顯出是不配承受這偉大遺產？不配在保護文明的名譽的歐洲小軍隊之中，再佔位置了。

再者我並不是假世界的輿論來攻擊你。我是直接對你的，霍普特曼，我以我們全歐洲，就是現在爲止你曾經是牠的最大的保護者之一的那個歐洲的名義，我以許多世紀以來許多偉人們，牠奮鬥的那個文明的名義，我並且以你們日耳曼種族的名義，霍普特曼，來懇求你，警告你，以及我有許多朋友的德國知識階級的優秀，請用你最後的毅力反抗這終於要落在你們身上的大罪惡。

如果你們不這樣做，你們就在這兩件事中表明一件，——或者你們贊成這個罪惡（如果這樣我希望世界的輿論壓倒了你們）——或者你們是無勇氣來高聲反抗那些轉治你們的野蠻人。倘若如此，你還能有什麼權利來主張，像你所寫的，爲自由和進步的利益而奮鬥呢？你反給了世人一種證據說你們不能保護世界的自由，也不能保護你們自己的自由，德國知識階級的優秀都已屈服於萬惡的專制之下，屈服於毀壞藝術傑作，摧殘人類智慧的人們之下了。我等候你的回信，霍普特曼，一封有作爲的回信。歐洲的輿論跟我一樣也等候牠。你要想到這一點呵：在這個時候，沈默也算是一種行爲呀。

羅曼羅蘭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精神獨立宣言

楊人楨譯

有腦子的工人們，伴侶們，散佈在全世界的，被軍隊，檢稿官，交戰國之互相怨恨，隔絕了五年，現在障礙物要去掉了，世界要打破了，我便向你們發出一種呼聲，再造我們兄弟的結合，使之成一個新的結合，比以前的基礎，打得更穩固，更宏壯。

戰爭擾亂了我們的尊嚴。大多數的智者，都拿他們的科學，藝術與理論，來盡力於政府。我們不願形成任何的罪狀，而加以責罰。我們知道個人心意的弱點，及偉大的集合之流的原力。有時，後者要把前者掃光，因為幫助抵抗的力量，什麼都沒有準備。這種經驗，最少也是我們將來的教訓呵！

第一，我們要指出那幾乎是由全世界之智慧的完全捨棄而生的災難，及由牠自願受放蕩的力量所役使而生的災難。思想家藝術家，對此吞滅歐洲靈肉的災難，加了無數的毒恨之量。在他們智識的武庫，他們的記憶，以及他們的想像中，我們已找了好些怨恨的理由，新的和舊的理由，並且是歷史的，科學的邏輯的與詩歌的理由。他們竭力要求毀滅人間的互解與互愛。如此行爲，實在是玷辱思想，而他們又是思想的代表。他們以之爲一種熱情的器

具；並且（有時不覺地）他們以之爲一種工具，來謀政治與社會的集合，邦制，國土或階級之自私的利益。現在各國集中之凶暴的戰爭已停止了，戰勝者與被征服者，同樣地顯得疲乏，在他們心之深處（雖然他們不受納）完全覺得他們此種過狂是可羞的，——現在，已疲倦了的思想，也和他們一樣，顯現得是由高處落下來了。

起來啊，不要讓這些和約，無價值的聯盟，蒙面的奴役，把我們的心束縛呀。心不是一個人的奴役。我們乃是心的奴役。此外，我們沒有主人。我們生存受納他的光保護他的光，繞着他而譏笑那迷途的人。我們的職責，我們去做堅忍的中心，在星夜熱情的旋風中，把極星指示出來。在這些傲岸與互毀的熱情中，我們不要選擇，要把他們完全棄掉。我們只推崇真理；真理是自由的，無國界的，無限制的；真理不知有所謂種族與階級的偏見，我們在人類中，並非缺乏興趣。我們是爲人類工作的；不過是爲人類的全部。我們不知有所謂民族，我們只知道人民是無匹的，普遍的；這些受困苦，競爭，一再起伏，繼續沿着難走之路進行的人都浸濡在他們的血汗中；這種人民，在人類，都同樣是我們的兄弟們。因爲他們可以和我們一樣，實現這種手足之情，我們便要在這盲目的戰爭中，把他們救出來，而送到同盟之艇上去——這艇便是心，是自由的，一切與一切，都是永久的。

（一九一九，六月二十六日，發表於人道報）

覆敬隱漁

敬隱漁譯

親愛的敬隱漁：

你的信使我很愉快。多年以來，我和日本人，印度人及亞洲其他民族，已有友誼的交際，已互相觀察了我們思想的通融。但是至今我和中國人的關係只是很膚淺的。我記得托爾斯泰在他生命的末時，也表示這種遺憾——可是中國人的精神常常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敬佩它已得的自主與深奧的哲學；我堅信它留爲將來的不可測的蘊蘊。——我相信，近三十年來，政治和實行的問題，消磨了它最好的精力；因此歐洲的思想家在你們之中發出的影響，遠不及在亞洲的其他民族。你們優秀的知識界底專務科學、社會學、工業，或是政治的社會的設施遠過于藝術，或是純粹的思想。——這是你們百世的變遷之時，此時要過去了；你們又將回到你們從前的極盛，將來——我信必能——復盛的思想。中國的腦筋是一所建築將好的大廈。這裏面早晚總是有它的賢智而光明的住客。這樣的人是世界所必需的。

你要把「約翰·克卑斯朵夫」譯成中文，這是我很高興的。我很情願地允許你。這是一件繁重的工作，要費你許多時間，你總亦決心完結，才可以着手！——你若在工作之間有爲

辦的地方，我願意爲助，你把難懂的段節另外抄在紙上，我將費神爲你講解。

若是在生活上無論何事我能夠爲你進言。或是指導你，我很願意爲之，以你給我寫的一封信，我視你爲一位小兄弟。

我不認識國際和種族的欄隔，人種的不同，依我看來正是些近似的色彩，彼此互相成全而湊成畫片的豐美。我們努力不使漏落一點，我們以此作爲音樂的調和！向你們衆人宣言的一位真正的詩人的名字，應是「和音之師」。

惟願我的克里斯朵夫（昔曾有此一人）幫助你們在中國造成這個新人的模範，這樣的人氏世界各地已開始創形了，願他給你們青年的朋友，猶如像給你一樣，替我獻一次多情的如兄弟的握手。

你的

羅曼·羅蘭

兩年以來，我住家在瑞士。這是歐洲一個好的中心點。我在這裏爲我自由的工作，更覺得清爽。——信封內，我給你寄一張自我窗中所眺風景的小照片。這是勒茫湖，那是撒弗阿的亞爾卑斯山；德國的邊界差不多就在那遠處兩株柏樹的對面。

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七日

約翰·克里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

敬隱漁譯

我不認識歐洲和亞洲。我只知道世界上有兩個民族：——一個上升，一個下降。

一方面是忍耐，熱烈，恆久，勇敢地趨向光明的人們，——一切光明：學問，美，人類的愛，公共的進化。

另一方面是壓迫的勢力：黑暗，愚蒙，懶惰，迷信和野蠻。

我是附順前者的。無論他們是生長在什麼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我的祖國是自由的人類。偉大的民族是他的部屬，衆人的寶庫乃是『太陽之神』。

羅曼·羅蘭

一九二五年一月

藝術與行動

戈寶權譯

列寧整個的人，在生活的每一瞬間，都是在戰鬥中。他所有的思想，是預先由他從一個軍隊指揮官的瞭望地點所觀察過，——這些思想是在戰鬥中和爲了戰鬥的。從沒有一個人能像他這樣，在自己的身上體現出人類活動的那個歷史時間，而這個歷史時間就正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無論是個人的憂慮、無論是精神上的片刻的休息、無論是思想上的涉獵愛好，什麼事情都不能使他分心。動搖、懷疑，這都不是他所具有的本性。從這種地方，就產生出了他所體現的事業的力量和勝利。

爲了行動，他動員了一切精神上的力量：藝術、文學、科學，——他動員了一切，一直到自然的現象，一直到生活的潛在意識的底層，一直到夢想。

他帶着譏刺的口吻這樣寫道【註一】：

『「應該夢想！」當我寫好這幾個字的時候，我禁不住驚慌起來了。我覺得好像坐在「聯合代表大會」的會議席上，在我的對面坐着的就是「工人事業報」的編輯和同事。於是馬爾丁諾夫同志站起來，帶着威脅的態度向我說道：「請問你，假如有自主權的編輯部，事前

沒有向黨委員會詢問，是否也有夢想的權利呢？」繼而克里却夫斯基同志也站起來（他在哲學上加深了馬爾丁諾夫同志的意見，而馬爾丁諾夫同志則早已就加深了普列漢諾夫同志的意見了），用着更加威脅的口吻說道：「我還要更進一步。我問你：假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沒有忘記，照馬克思的說法：人類始終只能提出那些能夠實現的任務，並且沒有忘記：策略就是與黨共同成長的許多任務的一種增長的過程的話，那麼，他是否也有幻想的權利呢？」

「一想到這些威脅的問題，我渾身就戰慄起來，我心裏只好這樣想着，我要躲藏到什麼地方去呢？好吧，讓我暫時躲到比莎勒夫的背影後去吧。」

比莎勒夫在講到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差異這個問題時曾經寫道：

「有着各種各樣的差異。我的夢想可以超越過事件的自然進程，或者它可以完全跑到另外一個方面去，跑到任何事件的自然進程都始終達不到的地方去。在前一種情況之下，夢想是沒有什麼言處的；它甚至可以支持和增強勞動人類的毅力……。在這一類的夢想中，沒有什麼可以毀壞和麻痺勞動能力的東西。甚至是完全相反。假如一個人完全被剝奪了這類夢想的能力，假如他有時候不能跑上前去，並用自己的想像全部而完整地來觀察那種正在他面前開始形成的創造——，那麼我真不能夠想像：究竟是種什麼的刺激性推動人們在藝術、科學和實際生活的部門中從事和澈底進行廣大而勞苦的工作……。假如夢想的人只要認真地相信自己的夢想，仔細地考察生活，把自己的觀察和自己的空中樓閣互相比較，並且努力於實現

自己的夢想，那麼，夢想和現實之間的差異，是沒有什麼害處的」。……

列寧又繼續寫道：

「不幸得很，像這樣的夢想，在我們運動中是太稀少了。而在這一方面的最大的罪魁，就是那些以自己的警惕性和對於「具體事務」的「切近性」而目眩的合法批評與不合法的「尾巴主義」的代表們」。

在三十年前，在沙皇統治的最黑暗的日子裏，當工人運動還不過剛剛才誕生的時候，列寧就是這樣夢想的。他的夢想就這樣變成了行動。

在歷史上有過不少這樣的行動的巨匠，有過不少這樣的人民的領袖，他們把自己的生活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爲了行動，另一部份是爲了思想的遊戲，而後者對於這些人們，則是逃避行動。這類人物的典型的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也許就是凱撒大帝了。當他行動起來的時候，他整個地都獻身給行動（那是怎樣的一種行動呀！）但是他又正像英國的政治家一樣，需要有一「週末」（Week-end）：那時候他休息一會兒，馳騁於優美的思想，美麗的言辭，並和西塞羅漫談【註一】。這位羅馬和高盧的征服者，從本質上和內心上講起來，始終不過是一個愛娛樂消遣的人；對於他，行動本身就是一種遊戲，一種最大的遊戲，一種最值得這個真正的人物、這個真正的羅馬人去幹一下的遊戲；但它依然是種遊戲，換句話說，它在本質上不過是一件虛幻的事而已。

在列寧的心中，是沒有虛幻的事情的！他從沒有逃避到虛幻裏面去！他具有着一種現實的感覺，一種强有力的、經常的和沒有間斷的現實的感覺。至於那些缺乏這種感覺，和那些逃避行動的人們，他們引起列寧發出了一種由嘲諷、譏刺、善意的憐憫與輕微的蔑視所交錯而成的無言的嘲笑，這正像一個强有力者對於那些年長的、笨重的、但却具有着一個兒童的「幼稚的」頭腦的人們的嘲笑一樣。

他把這種現實的感覺，也放到藝術的夢想裏面去。他愛好藝術，他對於藝術所表示的態度，決不像某些人所肯定說的是種冷淡的態度【註三】。『他深深地瞭解並且熱愛古典名著』。他把托爾斯泰作品讀之又讀，靠他來娛樂自己，並且還因為他是他的一位同國人和思想上的同伴而引以為驕傲。雖然他承認自己沒有資格來討論新詩歌的問題，但是他却有着足夠的敏感，感覺到瑪雅科夫斯基是他的一位同盟者，並且還讚揚了他的辛辣的政治諷刺詩【註四】。同時，音樂又是怎樣地吸引住他呀！他是懷着怎樣的熱情來傾聽音樂呀！誰能忘記他關於悲多汶的『熱情交響曲』所講的那些熱情的話語呢？他這樣地愛好音樂，他這樣有力地感覺到它，他甚至不得不保衛自己，想將自己從音樂的吸引中解救出來。……毫無疑問地，他是深知藝術的夢想的。但是在進行鬥爭的時候，——在鬥爭中是存有他的法則和他的使命的，——他希望藝術的夢想，應該正像他自己的夢想一樣，成爲鬥爭的力量和支援，並且這種夢想要時時刻刻地都參加在行動裏面。

實際上，藝術時時刻刻是參加在當代的鬥爭裏面的，甚至當它想使人相信，好像它要避開鬥爭，並且還用幼稚可笑的『爲藝術而藝術』的標言來掩飾自己的時候，也還是如此的。這個標語是在撒謊。退出戰鬥，——不管你是有意識地還是無意識地——，這都正像匹拉特一樣【註五】，在社會的不義之前洗淨了雙手，這就是說，爲壓迫者清出了一片地方，並且默然無語地助長了壓迫者們的鎮壓。

應該講得更率直一點。絕大多數的資產階級的作家，他們都聲稱自己是非政治的，實際上他們並不是非政治的，雖然這因爲他們並沒有想要推翻資產階級的秩序的任何要求，但在他們的心底，他們是想保存着資產階級的各種特權的，即便這不是從金錢的關係方面來講，那也可以從它阿諛了他們的自尊心這一方面來講的；這些特權爲了要更好地來馴服他們，就狡猾地先承許了他們。他們並不準備手執武器來保衛這些特權，因爲從他們的職業上講起來，他們並不十分勇敢，並且還因爲他們想保持自己的兩隻手的乾淨。但是他們自己從沒有想到，他們正是站在劍子手的一邊的。在巴黎公社之後，這種情形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時候小仲馬、法蘭西斯克、莎爾塞（爲了不舉出那些更偉大的名字，此處就僅限於他們兩個人爲止吧！）兩個人都聲嘶力竭地，向着被梯愛爾先生和加里孚侯爵所射死了的野味狂叫【註六】。

列寧在他一九〇五年所寫的許多文章裏面告訴我們，只要我們有一天是生活在階級社會

裏面，在我們精神生活的各種表現中，就沒有並且也不可能有一種非階級的觀點。不管文學的願意與否，它總是從屬於社會鬥爭的利益和熱情的，它不能擺脫並且也不可能擺脫任何階級的影響；所有的一切，都從屬於那些鬥爭中的階級的影響，特別是從屬於統治階級的影響，因為它有着更現實的和各種多樣的說服與強制的方法來供它安排。甚至那些最偉大的作家，那些非常稀有的作家，由於他們性格的力量，能夠脫離他們當代社會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各種偏見和專橫的社會意見而獨立（或者他們以為他們是獨立的）；甚至這些強有力的個性，這些創造地和批評地思想着的人們，也從來不能並且不可能從當時的時代氛圍隔離開來，他們永遠是『地奧尼修斯的耳朵』（註七），回響出他們這一代的一切轟響，他們永遠是高度敏感的地震儀，能紀錄出那使迦圖世界變形的最奧祕的震動。他們的思想的洪流愈是豐富充沛，則過去與將來的常是互相矛盾的思潮，在他們身上所起的互相交錯和衝突的情形也就表現得很利害。他們就是他們那個世紀的鏡子。

列寧正是在這一方面曾經屢次地研究過萊夫·托爾斯泰（註八），寫過許多專論他的意味深長的篇章；『萊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九〇八年）。

『把這位偉大的藝術家的名字，和他所顯然沒有瞭解的革命，和他所顯然避開的革命並列在一起，初看起來，似乎是顯得奇怪和勉強的。……但是我們的革命，——是一個異常複雜的現象，在這個革命的直接的實行者和參加者的羣衆當中，有許多的社會成份，這些成份

顯然地也沒有瞭解發生了的事情，也避開事變的過程在他們面前所提出的真正的歷史任務。

……在托爾斯泰的觀點中的矛盾，從這個觀點來看，——的確是我們革命之中的農民的歷史行動所處的許多矛盾條件的一面鏡子。……托爾斯泰是獨創的，因為他的觀點的總和，整個地說起來雖然是有害的，它恰好表現出我們的革命是農民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種種特點【註九】。……一方面，他無情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的剝削，暴露出政府的暴虐，法庭和國家管理機關的滑稽可笑，揭示出財富增加和文明的成就，與工人羣衆的貧困、野蠻及苦痛的增加之間的矛盾的程度；另一方面，他癡癡地宣傳「對於惡德的無抵抗」，對於強暴的無抵抗。……

「托爾斯泰反映了那痛心的憎恨，那對於生活得更好的成熟的願望，那要想從過去擺脫開的志願，——也反映了未成熟的幻想，政治上的缺乏訓練和革命的軟弱性。歷史與經濟的條件，說明出羣衆革命鬥爭發生的必然性，同時也說明出他們對於鬥爭的沒有準備，以及托爾斯泰式的對於惡德的無抵抗，是第一次革命鬥爭失敗的最嚴重的原因」。

列寧對於這位偉大的藝術家及其特定的時代的論斷，也可以用其他的創造的巨匠和其他的時代來作證明，——特別是可以我們法國十八世紀大革命之前的時期來作證明。索爾邦學院的丹尼爾·莫爾奈教授，在他三十年來關於「法國革命之精神上的源泉」的研究中所作的【註十】，就正是這一個工作（毫無疑問地，他是給列寧的思想作了一個確證）。這些研究證明出，正像托爾斯泰一樣，——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以及百科全書派，他們

都沒有能夠明確地表現出那些應該發生的和那些他們自己所預先宣揚過的事情。他們也正像托爾斯泰一樣，只是沒有認識他們自己是面『鏡子』，在這面『鏡子』裏反映出當時在他們心中所發生的整個矛盾的工作，以及那些在他們身上互相衝突着的思潮。丹尼爾·莫爾奈教授這樣寫道：『假如那時候他們這些人都不存在的話，那麼各種思想的潮流，在較小的強度的情形之下，在較小的熱狂的情形之下，大概是會遭遇到什麼顯著的變化的』。他們只限於覆述這些思想（自然不是沒有錯誤的，或者是不完全正確的），但却採用了更明顯的形式，把它們覆述出來；由於理智與辯才的力量，這是作家的職業上的技術所應有的，使得他們能慣於在『鏡子』中觀察他們自己。看見了自己時，他們也看見了他們同時代的人，並且和他們一齊沿着傾斜面模糊地走下去，整個的十八世紀，就是沿着這個傾斜面滑下去的。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注意到這樣一點：甚至懷疑到這個傾斜面會引導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可以這樣預想，假如他們注意到這一點的話，那麼他們所有的人都會退回去（當然，除去勇敢的狄德羅是個例外）。爲了要使得十八世紀的法國沿着革命的道路前進，在當時還沒有這樣一個天才，能夠進一步預先清楚地看到整個歷史發展所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並向着這個方向突進，正像列寧的天才見到了未來和向着未來突進一樣。

：對於文學史家最有興趣的事，就在於從盧梭，狄德羅，伏爾泰，以及所有偉大的革命先驅的藝術家們身上，分辨出他們身上那些屬於未來的東西，雖然他們並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假如他們能夠預見到這個未來的話，那麼他們會捨棄了它的。這就是列寧用他所特有的顯明而透澈的正直的態度，對他最敬愛的一位作家所作的研究的工作，他指出托爾斯泰怎樣天才地揭破了當時社會制度的虛偽和罪惡，向它集中批評，而這種批評本身就是號召大家走向革命的一種呼籲？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講，當托爾斯泰面對着由這種批評所產生的革命行動的時候，他却又驚訝又憤怒地逃開去，連聲說着『不！』字，而躲避到『東方的永恆不變說』的神秘主義裏面去，這種學說想用否定太陽的方法來停止太陽的運動的【詩十一】。

在絕大多數的藝術家的身上（這些藝術家比起其他的人來更強烈地反映了各種事件的振動情況），是可以找到類似這位偉大的良心的這種直接的退却的情形的，但在表現上則更加不完整，更缺乏矛盾的真誠和更缺少熱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們好像被他們所感應的這種振動的狂熱情況所困憊了一樣，他們逃避了它應有的結果，並且十有九回地都轉進了反動派的陣營。他們清楚地看見那個應該跳越過去的深淵，但是一瞥之下，他們就為之頭暈目眩和兩腿搖擺了。爲了要重新建立起那被動搖了的脆弱的均勢，他們就退回去，遠離開那個帶着他們的時代而前進的洪流，回到『道義的秩序中』去，回到那再使他們平靜和他們曾經看見而不想再看見的資產階級的秩序中去；這就是逃避到有限制的環境和僵凝了的生活裏去。

在這樣地方，像列寧這樣一位行動的巨匠的理智，是和他們的理智有着根本上的矛盾，他用他自己特有的邏輯來反對他們，靠了這種邏輯，他的思想和他的行動就組成爲一個整

體，——這決不是一種化石似的和被剝奪了人性的塊狀物，這是一條唯一的洪流，它和向前邁進的時代的生命，它和時代的基本法則是相一致的。

從沒有人能像斯大林這樣（在他所寫的列寧回憶錄中），光照出列寧的這個特點，光照出列寧這個甚至和其他大多數的理論家及革命政黨的領袖所不同的特點：這就是他和在羣衆中所表現出的自發的力量有着密切的聯繫。

列寧經常和羣衆聯繫着，什麼東西都不能剝奪他對於羣衆的自覺的力量堅強的信心。斯大林引用過列寧在某次談話中所講的幾句精確的話，當一位同志擔心『革命的混亂』而聲言『在革命之後應當立即建立正常的秩序』的時候，列寧諷刺地指出道：『假如想成爲革命家的人們，竟然忘記了革命的秩序是歷史上最正常的秩序的話，那就糟糕透了』。

斯大林又補充道：『相信羣衆的創造力量，——這是列寧活動中的這樣的一個特點，它使得他有可能去理解羣衆的自發力量，並且把這個自發力量的運動，引導到無產階級革命的路徑上去』。

這就是一個行動的人所應該能夠把握住的偉大的才能。在這裏就存在着一個科學的人所有的任務：洞察現象的本質，洞察它的奧祕的力量，它的法則和潮流，——以便去把握住它們。

讓這一點成爲藝術的最高的法則吧。假如大多數的藝術家都太無能力來接受這一點，那

麼他們之間的那些最偉大的人，是會本能地來執行這個法則的。自古及今的一位繪畫的盟主達文西【註十一】，曾把這樣一句話作爲他的座右銘：『*Trasmutarsi nella propria natura do natura*』（『和自然的力量融化起來，去改造你的精神吧』）

像達文西和托爾斯泰這些偉大的藝術家；他們就是這樣和自然的生活力量相結合起來的。像列寧這樣的行動的巨匠，也就是這樣和社會生活的法則及其律動，和推動及支持人類永遠向上發展的生命激發力相結合起來。

【註一】 下面的這一段話，是從列寧的『做什麼？』一本書中引出來的。『工人事業報』是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時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聯盟的機關報；他們和護國際社會民主黨中的機會主義及俄國的經濟主義派的思想，布爾塞維克的『火星報』及『曙光報』當時曾經和這派人作過尖銳的鬥爭。馬爾丁諾夫及克里却夫斯基兩人，俱係『工人事業報』的編輯。比莎勒夫是俄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位著名的文藝批評家。

【註二】 西塞羅是羅馬的大演說家及政治家，是位和凱撒大帝同時代的人物。

【註三】 原註——克魯普斯卡亞在她的『列寧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有人告訴她，說烏拉地米爾。伊里奇只讀嚴肅的書，他『在生活中從來沒有讀過一部長篇小說』。後來她才知道了，這是不正確的。『烏拉地米爾。伊里奇不僅閱讀，而且時常將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反覆地讀着。……他是很瞭解並且很熱愛古典作品的』……。

【註四】 此處指列寧稱讚瑪雅科夫斯基的『開會迷』一詩而言。

【註五】 匹拉特是羅馬的太守，耶穌即在其治下被釘上十字架。當他判處了耶穌的死刑之後，他又洗了雙手，表示其清潔而與此事無關。

【註六】 小仲馬是『茶花女』的作者。法蘭西斯克·莎爾塞是和小仲馬同時的一位法國劇評家。梯愛爾是法國的政治家，其所領導的政府曾經撲滅過巴黎公社的活動，而加里孚則是屠殺巴黎公社社員的有名的劊子手。

【註七】 這是一個譬喻，據說敘拉古斯的暴君地奧尼修斯（紀元前四三〇——四六七年），曾經在他的宮中造了一條地道，與監獄相通，凡是監獄中所發出的一切聲音，他俱可以因此聽到。

【註八】 列寧在一九〇八年（托爾斯泰八十誕辰時）和一九一〇年及一九一一年，都曾寫過關於托爾斯泰的文字，其中五篇會由本文譯者譯出，刊第八卷第六——七、八、九十等期的『羣衆』。

【註九】 原註——列寧在另一篇文章中，把這一點講得更正確，他說『托爾斯泰主義』（托爾斯泰的思想）是適當『一八六二年至一九〇四年的時期』的，這『正是俄國的這樣一個崩潰的時期；這時候，舊的東西無可回復地在大家的眼前崩潰下去，而新的東西剛剛才安排起來……』（見『托爾斯泰及其時代』）。

【註十】原註——莫爾奈教授的這本著作，係於一九三三年由巴黎的阿爾曼·科朗書店出版。這部巨作，糾正了法國文藝批評家泰涅關於現代法國起源的許多著作中的不正確的資料，證明出他的各種探究的皮相的見解，而這些探究又是時常爲偏見所左右的。此外這部巨作，又將一七一五至一七八九年整個時期中的法國思潮，作了一個檢討。

【註十一】原註——托爾斯泰說過：『人類向前發展的公通法則是沒有的，像東方的永恆不變的許多民族，就向我們證明出了這一點』。而列寧在『托爾斯泰及其時代』（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文中則指出道：『一九〇五年，是「東方的」永恆不變的終結的開始。……而跟着俄國一九〇五年的事變之後，在那許多所謂「東方」的國度中也發生了類似的事變，——而托爾斯泰在一八六二年正是引證過這種東方的「永恆不變性的」……』。

【註十二】達文西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大藝術家。

直接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

呂伯勒譯

我和高爾基相結合的感覺，是特別奇妙的，原來，我們倆是從地平線上的兩個極端地反對的地點出發而相遇在一起的。他是個純血統的俄羅斯人，而我却是個純血統的法蘭西人。他是直接地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而我却是從舊的布爾喬亞汜出身，病態的，可也包圍着一種不可克服的思想。他的足跡遍及各地，他的腳至於出血，而這正是他的教育，我却僅僅擦開了我的肘子，擦開了中學和大學的座椅上的我的外袴。我很知道，他——高爾基——的生活，從一種物質的意味上說來，是很惡劣的，可是從一種道德的意味上說來，我不知道我們之間究竟誰的生活是較惡劣的。然而我們倆都不得不從偏見底殘跡和亂石中找尋我們的出路。戰士們，有出於民間的，也有出於布爾喬亞汜的陣營的，不過，那些從布爾喬亞汜走出來的戰士們，往往比前者所走的一條道路還更困難。在這愚昧和罪惡之夜，創造光明，總是這樣困難的啊。

不過，有趣的是：我們大家在一道工作着，巍然地在我們的追求之最終的路程上彼此互相碰見了。我們頓然憬悟了：我們都是同志和同盟者。我們私人生活的環環和氣質：雖是大

大地不同，但我們的生活，使我們非解決同樣的問題不可。

一方面，我們倆都熱烈地感覺着國際文化的高度價值，感覺着在諸世紀的過程中人類全體所積聚下來的財富的寶貴。

但在別方面，我們更不得不瞭解那些財富的保護者的這階層的道德，那些佈置着「一七八九年革命」的這知識層的道德，都是不配做這樣的事情的。而況他們佈置革命，目的並不在解放人民的全體，而是在把他們的「封建思想」替代封建制度的廢除了的遺產。

遠在十月革命以前，高爾基在俄羅斯就早已起來爭取真正的文化，並且反抗布爾喬亞的知識份子。他斥責着知識階層的消極性，思想的情性，浮囂的文詞。恰恰在這個時候，我開始在「約翰·克里新朵夫」那篇小說中反抗着那閹割了藝術和人類思想的巴黎盛行的「開鋪子思想」，反抗着偽善思想，反抗着「理想主義者的謊話」，反抗着假裝美學者和花言妙語的文字紡織者。這就是說：「宗教是民衆的鴉片」。然而最近十五年間歐洲文學和藝術方面，麻醉作用還更利害。他們麻醉了社會的意識並且僅僅爲了逃避社會的責任而寬容了歐洲的罪惡。他們創立了以逃避現實爲目標的安全之塔。對於一切背離了生活而說着「我願從此洗手」的人們，他們都不惜給以助力，即使是眼光最遠大的人，像弗羅培爾之類，也以爲精明的幻想和思想可以不需有行動的必要。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特萊佛事件激起了一切心地高

術的人士，例如左拉之類，但這也不過是一時性的爆發，在這期間，人們誠然是與知識份子中的少數代表們聯合着的。

然而隔了不多時候，這些知識份子便又很快地回到了他們的老巢，其實他們一向就不會爬出過那邊。在最近的十五年的過程中，我們中間最優秀的份子，都不會能夠脫出個人主義的柵欄。我們只孤立地行動着，憑我們的良心作爲行動的指導；這里有着我們的強處，却也有着我們的弱點。我們所可告代於這一環境的，是我們的獨立性和無助狀態。對於這點，本文的作者所感覺着的要比許多別的作家們的來得強烈。當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的時候，他曾大聲疾呼地『反對世界的大屠殺』，他用了被征服者的淒慘的自傲寫着：『我並不是爲要說服歐洲而寫作，我似乎另是爲要寬慰我的良心而寫作的。』我們的立足點是不穩的。我那時一九一四年所理解的，以及我此後號召民衆起來的『精神獨立』宣言，只是一株向天空伸出樹株的好看的樹吧了。然而那里並沒有泥土可以使那株樹生出根鬚的。如果不把那株樹本身移植到人類中去，移植到民衆中去，移植到積極的民衆中去，如果不移植到比一種消極的民衆的泥土更深沉的地方，那就是說，如果不移植黑土的深處，那株樹畢竟還是會死去的。高爾基正是一邊從黑土里生長出來，一邊又把他的根鬚埋植在黑土里了。現在，他溶合着普羅列塔里亞的自我意識。他乃是這階層的知識份子的表現。他們是分不開來的。

至於我，在這三十年的路程中，爲了找尋我的民衆，爲了把我的根鬚埋植在民衆中間，

我的路就困難得多了。

在一九〇〇年，我寫作了我的本「民衆劇場」，曾用着這樣的字句結束了那本書：「你們希望有一種民衆藝術的產生。這樣，你們就得去找尋你們的民衆——自由思想的民衆，不爲物質的需要和難受的勞役所壓迫的民衆，不爲偏見和宗教狂所蒙蔽的民衆，以主人自居的民衆——他們現在正爭取着鬥爭的勝利。可是，這些民衆，我們不能找到。這些民衆，我還不能在西方找到。」

我期待着這些民衆，我從兒童時代以來，一直是竭力在找尋這些民衆，然而我的周圍的泥土，竟是這樣地乾枯，這樣地荒蕪。

於是，我遙遙地向着全歐洲伸展出我的根鬚，使我自己和俄羅斯民衆的多產的部分，和蘇聯的深處發長起來的豐富的生活結合起來。就在那悠久的地下的工作之後，我的根鬚碰見了高爾基的根鬚，而且像兄弟似的和他們結合起來了。

高爾基文化論文集序

呂伯勤譯

在歐洲的大眾面前介紹高爾基，那是不必要的了。就作家的一點來說，他的名望，顯然已經是普遍地建立了。可是對於他的另一種名望，法蘭西的美學家却還歡迎拿來吝嗇地藏在他們的外衣里面。這就是正在建設着一個新世界的普羅知識階級的戰士，主角和領袖的這個高爾基。這個高爾基，幾乎可說是歐洲獨一無二的人物——無論如何，他是最前列，也是最澈底的——只有他才敢把『中堅份子』看成可污辱的榜樣（這個榜樣，人們不敢追隨，直到船沉的時候，他們才想像耗子一樣地游開去，救活自己），他是藝壇的偉大名手，偉大智者和偉大作家，他把他的天才和名望交給了革命的陣營，並且從防寨的另一邊向西方知識份子說了話。我自己，也曾跨過這防寨，握着高爾基的弟兄一般的手。

兩年來，我雖則並不正規地，却也捧讀着所謂『蘇聯的第一個突擊隊隊員』的這個作家的突擊式的著作——他發表在莫斯科各報上的著作。我所感到遺憾的，就是：西方對於那些熱烈的文字，竟然毫無所知，那些文字，不僅是反映着高爾基的強烈的，燃燒似的靈魂，而且表現着他所觀察的，所刻劃的，正在建設中的新社會。可喜的，是我在這一部書里，讓

我自己選出了要選剔的幾篇文字。我或許要加選幾篇別的文字——就一個作家之點說來特別給我印象深刻的幾篇文字——爲的是它們給我看到了：數世紀來被奪取了語言的效用的，在嚴重壓迫下障礙了文化成就的普羅階級的蘇聯人民的藝術，文學和科學之驚人進展的光景。

現在的這一部書，包含着兩項主要的文字：給敵人的答覆，和給友人的勸勉。

前一項文字，指出着蘇聯所進行的批判的無拘束的權利（因爲這些文字，是對於蘇聯所收到的堆積如山的狂獸般的和惡毒的信件의 答覆，）在大多數的場合，這些文字是帶着一種譏刺的，暴厲的，無情的作風。熱情洋溢於字里行間。戰爭的氣息也瀰漫着。它們的熱情固然是如此，我却並不愛讀這些文字，因爲它們的效力，是要激起反對者惱怒，而不是要使他們信服，它們的重要性，主要地是在刺激那些先時已經信從了的人們的戰鬥性。

就我們西方人來說，我認爲這些文字的重要性更大：在這些文字里，高爾基以蘇聯勞動者的導師自任，鼓勵而且啓導他們，指示他們以正確的道路，斥責他們，提醒他們對於那或許會發生着輕視傾向的歷代流傳下來的文化要表示重視，運用着使他們體驗到時代的偉大性的這種方法，以喚醒情緒低落的青年參加活動，並把今天的工作和正在我們面前展開着的而又必然會產生一種新人類在這個富豐生活加以讚揚。在答覆那些哀悼布爾喬亞的朽舊偶像——如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消逝的人們時，他運用着強有力的語言，以表示真個性和真自由的本質，我倒很想把這些話引在這里，因爲我相信這足以排解西方知識份子的恐怖心

理，他們是怯懦地蜷縮在他們的爐邊，他們的枯瘦的頸項屈伏在他們所謂自由之軛下還引爲光榮。

布爾喬亞社會驅使着個人去服務於它的目的——以榨起大多數體力爲基礎的政權的這階級的目的。布爾喬亞國家的個人的自由發展，不但受制於種族，民族，階級和宗教的種種觀念，同時更受制於『民族文化的獨創性』——僅僅是浮面存在着的一種獨創性——的偏私的信仰。……

我們的國家是建築在一種社會主義的基礎上的，束縛的觀念是肅清了的，個人已經享受到自由地發展他的一切力量 and 才幹的權利。

有人會對我這樣說吧：蘇聯政府既然反對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並反對資本主義國家擁護者虛偽地大放厥詞而實際並沒有這麼一回事的其他一切『自由』，那就表示你方才說的話是不對的。

我們的國家已經建立着爲個人的最大的最完全的自由，肅清着那幾世紀來阻撓着而且壓制着他的進化的種種觀念。我們的國家，只有在個人變成阻滯個人本身智力自由發展的那些觀念的支持者和散佈者的時候，才反對個人。這些恰恰是資本主義政權所依存的觀念——階級，種族，民族和宗教。……

要在勞動者和農民的國家內允許那絕對有害於勞動者和農民的傳統觀念，或企圖向

勞動大眾去證明他們的奴隸觀念的合法則性和不可避免性，那都不免是荒謬的可笑的唐吉訶德主義吧了。

在另一篇文字里，這位淵博的心理學者把那資本主義國內的『知識獨立』的最後的少數擁護者拚命依附着的虛偽的個人性，作了一番明徹的分析，使他們看見他們的努力是怎樣地慘敗了。

個人擁護着他那囚在籠子里的虛偽的自由和明顯的獨立。這籠子——作家，新聞記者，哲學家，政府官員，以及資本主義機構里的其他一切油膩膩的輪齒都被囚禁着的這籠子——不消說是比農民的籠子舒服得多。……

個人主義是階級社會帶來給人負擔的外部的重壓的結果。個人主義是他個人想抵抗暴力的無益的企圖。既然在一種『自衛』的場合之下知識的發展過程會被阻延，所謂『自衛』，便是『自縛』了。這麼一種場合，對於社會和個人，同樣是有害的。國家化了幾百萬塊錢去建設軍備，來對付鄰國；個人主義者化了他的最大的能力給自己抵抗着他被階級社會所範圍着的暴力。生活就是鬥爭嗎？不錯，可是應當是一個人類對自然的基本力量的鬥爭，以征服自然，駕馭自然為目的。階級社會把這個崇高的鬥爭變形為一個限制人類的體力而奴化他們的卑劣的戰鬥。

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和農民的個人主義，所不同者只在形式

上的表現而已。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是比較注目，比較炫耀的，可是同樣是原始的，盲目的。知識份子是在人民之上和國家之下的中間的。照理他的生存條件是粗暴的，充滿着戲劇性的，因為他的周圍對他大部分都是敵愾的，這就是他的拘囚的思想，那麼時常地使他把自己的生活條件的負擔歸咎於整個的世界，而這種主觀的觀念，便產生了哲學上的消極主義，懷疑主義，和其他卑劣的思想。

我引了這精粹的幾頁，爲的是它們恰和我自己的反映相符合，因爲在近幾年內的尖銳的鬥爭的過程中，以我的看法，我也得到和這相同的結論。在最近的將來，我想寫一部在西歐的自由思想發生史的血跡班班的書。這種危險對於我們法蘭西德意志和其他國家的數千同志們，都是很關心的，我知道他們正在這樣的路程上暗中摸索着。

對於這種在他們的牢獄里兜着圈子的囚人般的個人主義的可憐的現象，他們唯一的遁逃藪就是向上逃避在宗教靈魂的冥想里，或在一個束縛的超然主義者的傲慢的幻夢里。高爾基很容易的便指證出，由於革命而建立起來的新社會里的，在社會的階級和個人的單位之間被影響了的康健而力強的變化。革命的羣衆產生了情熱的力量，這力量被個人抓住，在以他的智力把集體的力量寫爲一個理想的典型，而更增強了這個力量之後，他把這發電力又送回到羣衆里而去。羣衆的意志，在創造行爲的偉大的進程中，「會做出對於個人是絕對做不到的事業，不管個人的天才是怎樣地豐富」。這一個偉大的意志的知識賜給個人一個英雄的喜悅

和興奮，這喜悅和興奮就掃除一切徒然哭喪着臉的人們的歎息：『怎麼好呢？』同時更消滅了布爾喬亞的個人主義的寂寞感。

高爾基對着咀咒生活的灰色，生活的無用和中庸的人們，說道：——

我親愛的青年們，爲了你自己，我誠懇地希望生活會給你一個教訓，使你感受到生活的堅硬的手的重量——我們人類用我們的理由和我們的意志沾潤着的那個偉大而嚴酷的先生的手。我誠懇地希望你們明白你們的怨言是沒有絲毫意思的。……當人們獲得了一個美滿的幸福生活於人類最偉大的年代的時候，在熱心的人們建立了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一個平等的國家，不管舊式的人物反抗得怎樣兇惡，野蠻地反對着每一個新的，歷史終於把他們處死刑的，狂歡的年代里，埋怨是可恥的。……要是你們，青年人，真的希望要得到一個『壯大而美麗的生活』，那麼，創造它吧，和那些建設着一個需要巨大的能力，空前未有的巍峨的建築物的人們並肩地工作吧。

我們的呼聲將回答從俄國來的呼聲，整個西歐將反響東歐的聲音。這將給那些在多少少爲商化的政客們和帝國主義的財閥們的虛偽的奴顏婢膝的醜惡中求着它的利益的無恥的青年臉上給一個耳紅的愧色，或者給另外一種爲了恐懼實踐而停止戰鬥，關在他們房子裏，在一面鏡子前把自己枯死於無益的自慰里的那些藝術的自滿主義的文藝界的青年的臉上給一個耳紅的愧色。如果他們不能在貧弱的血管里找到分量充足的血來認請他們的不堅決而改正，

那麼，就讓北風把那些枯死的葉子吹掉了吧，讓人類的森林生出新的後代，更健康，更蒼翠，來覆蓋他們的遺骸吧！在蘇聯，『一億六千萬人民工作着，不僅僅是爲着人民自身的利益，同時是爲着全人類的利益，指給全人類看看知識地組織了的羣衆的意志所完成的偉業。』西歐各國的人民吶，你們幾世紀來一向是人類的前衛——現在反使落後了——你什麼時候才再在新世界的建設者的隊伍里站上你的崗位呢？或許有你，或許沒有你，新的世界終竟是會出現的。

給蘇聯人民的信

胡仲持譯

親愛的同志們！

多謝你們紀念我的七十歲。這好像是一個旅程的終點——從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經走到了，你們歡迎我。這旅程並不平順，然而完結得很好。

你可知道我是從什麼地方，從什麼年代的深處來的？我就是從潰滅的巴黎公社，從一八六〇年慘酷的戰爭之後它的失敗時期來的。

當時我是四歲。我住在法國中部的一個小鎮。在我一個最早的回憶中間，我想見到冬天在兩旁全是結了冰的田野的一條路上，我自己獨個子走着，聽隆隆的砲聲在巴黎周圍轟響。我的來處是這被征服的，——在戰爭期以及我革命期——兩度被征服的法國，是當我的童年時代和青春時代一直在悲觀主義的重荷之下屈服過的法國。這時代的印記，常留在法國知識份子的臉上；知識份子只有在懷疑的冷嘲裏找着避難所。

知識份子的最優秀的代表者，在驅除他們的錯誤思想的當兒，就把自己關在斯多噶主義的牆壁後面。芮農 (Renan) 發現出合併斯多噶主義和懷疑主義為一的方法來，嘲笑著世界

的景象。在我的青年時代，這是我的避難所。另外一個避難所則是藝術的夢想，當時這理在查·瓦格涅的音樂裏有着雄壯的體現。

然而這種逃避人生的事，却也沒有使我滿意過。我忘掉美麗的和殘酷的人生，它的鬥爭，它的苦難。你們的偉人之一——萊夫·托爾斯泰幫助了我重新找尋到人生的路。我永遠不能忘記他那充滿着哀感的聲音，他那傷心的『怎麼辦才好呢？』這句話。他當時剛發見了一切世界的苦難，不能再忍受它了；他便跟家庭生活的平靜，跟他的藝術所給與他的驕傲決絕了。然而我呢，當時我在十七八歲之間，——我立誓要把我的藝術，我的力量全都奉獻給爲人類服役。

我救我自己來，是經過不小的痛苦的。我覺得自己在巴黎的文學界擱淺了，我覺得自己在那命運給我擺佈着的社會環境裏差不多孤獨了。

在長遠的許多年間，對於沈靜狀態，對於他們用了來壓迫我的沈靜狀態，我不得不奮鬥了。當我竭力使我的聲音給人家聽到而初次成功時，我正是三十歲——差不多即又被禁住了——，那是在兩部每次都只公演過一次的劇作中透露出的：用象徵的形式顯示着環境（友人的和敵人的）這樣壓抑一個充滿了英勇的衝動的青年的『阿愛爾特』（Aert）以及因德萊甫斯事件所感發而寫成的劇本『羣狼』。當我差不多四十歲的時候，我的『悲多汶傳』和我的『約翰·克里斯朵夫』的最初幾卷，終於打破了我的『苦獄』的牆壁，給我一個機會來接觸

像我自己一樣受着壓迫的不相識的友人們，給我一個機會來幫助他們，並且受他們幫助。現今那些非常性急的年青作家，那些因爲自己沒有在第一步見到成功，沒有一下子就出名的原故而覺得傷心的年青作家，讓上面那個例子來安慰，來鼓勵他們吧！

我挑選過悲多汶的『Durch Tiden Freude』這句名言做我的座右銘，然而並不是用的『受苦中的歡樂』、『受苦中的昇華』這一種歪曲的意義——這是苦痛的有害的——，這句話的真意義，却是：『經由苦難，而且不願苦難——然後歡樂』，或者甚至說得更有力些：『朋友們，受苦的你們，抱起歡樂來吧，讓我們來征服它。』

我自己呢，我就用我的『約翰·克里斯朵夫』，他那滿是鬥爭的生活征服了它。從那停歇過一回的『約翰·克里斯朵夫』，還又湧現出雄健的『科拉·勃尼農』（這是作者的另一部名著，主人公即爲科拉·勃尼農）來。這我知道已經成爲你們許多人的朋友了。

然而詩人們不過是預報着春天到來的燕子罷了。他們還沒有造出春天。在新生命的春天到來以前，人非經過雨和雪的日子，經過標示着時季的變遷的狂風的日子不可。這些就是世界大戰和你們的革命——請允許我說——你們的革命和我們的革命。因爲你們的戰鬥不但爲着你們自己，並且還爲着我們，你們是爲大家戰鬥的。

在這裏，我的藝術的夢，我們生活希望，『約翰·克里斯朵夫』和『科拉·勃尼農』的精神實現了。

當我去年訪問你們的時候，在我所收到的從蘇聯各地寄來的一切問候的信件中間，最使我驚訝的是這種從心坎裏發出的呼聲：

『羅曼羅蘭同志、你到這裏來，見了你一生的夢的實現，你一定快活得了不得。』

這是真的，同志們，我覺得快活。『Dureh Leiden Freude』，經由這七十年的長途旅行——其間戰鬥和勞動更迭着——我到達了你們建造着的『歡樂』，這世界人類的新社會了，從這社會，舊的不公平和舊的偏見是逐漸地排除得消滅下去的。

我感謝你們把我當作你們的老前輩，那遠在看見你們以前就想着你們的到來的。

現在我們已經會合了，請允許我這一個受過經驗教益的老人，在我們對於勝利的慶祝上，加上這幾句友誼的忠告吧：

『千萬不要把今天的勝利看得滿足！尤其是不要依靠那些得到的成功！成功一次是不能持久的。必須天天成功才行。每天早上，我們都得把新的工作擔當起來，——把上一天開始的鬥爭繼續下去。人間的生活永不停止。誰停止了誰就落後。我們必須前進，必須一直前進。對於錯誤，對於不公正，對於死，我們必須不住地力爭着更大的勝利。』

偉大的歌德說過：「只有必須每天力爭着自由和生活的人，才能得到自由和生活。」願你們所奉行的思想，願你們所實現的信仰征服人類！」

羅曼·羅蘭。

和高爾基告別

黎然文譯

當我聽到最親愛的朋友，戰侶，二十年的伙伴的噩耗時，那緊束着我的痛苦，絕不容許我現在寫作一篇報紙論文。這種痛苦是寧願集中在他的痛苦的回憶上面。在這殘酷的訣別時候，出現在我眼前的並不是偉人和著名的作家，並不是他的浩瀚的生涯和他的强有力的著作，而是在去年夏天一同度過的幾個月裏，在一九三五年七月杪在莫斯科車站的另一回出發之際，他緊睜着我的目光，他的多情的眼睛，他的熱烈、沉着的語音，他的強壯、正直的手掌，這和他故鄉的伏爾加河一樣，在他的故事裏滾轉着一條思想和意象的江流的無窮無盡的生命，這青年的熱情，這對於他自己也曾盡過一份力量創立起來的新的世界的狂熱的愛好，這廣泛的善意，以及這種藏在心底的哀愁。

對啦，我寧願沉默着，以便更能在他那顆偉大的心已經進去了的這永遠的靜寂裏和他相契。

但我既然沒有把我的悲痛和我的情誼隱藏在心裏的權利，那麼讓我在眾人面前，向他致一個簡單而又熱烈的，光榮與痛苦的敬禮罷！我祇是那些自從列寧死去之後，把他的棄世看

作人類最大的哀喪的千千萬萬的人中的一個。

他是全世界那些在給貧民革命開闢了道路以後，再把他們的全部的助力，他們的光榮的權威，他們的豐富的經驗，獻給了這種革命的藝術家裏的首屈一指的一個，最崇高的一個。他是從小就咀嚼過被壓伏的貧民大眾的困苦與恥辱的人，他是像但丁一樣走出了地獄的凡。——但不是獨自一人走出，而是帶着他的痛苦的伴侶一道，並把他們拯救了。

任何偉大作家不會扮過比他更高的腳色。他在蘇維埃共和國，正像文學，藝術和科學的監督一樣，他是它們的嚮導，它們的嚴厲的師長，它們的保護者。他以他的無涯的智慧，無邊的慈愛，使得尊崇他的蘇維埃政府受到利益，而那些政府裏的領袖都是他個人的好友。

他恰巧在完成蘇維埃勝利的著作——這壯麗的憲法，一個民族從來不曾接受過的最令人情且最自由的憲法——告竣的時候逝世，他的思想對於這著作當然有過貢獻（去年夏天我會聽他談過這事）。

昨天晚上，我黯然從無線電機上聽着由莫斯科放送出來的悲多汶的陰鬱的送葬曲，和報告高爾基死訊的莊嚴的語語。我覺得自己身在莫斯科，和那些千千萬萬的在喪中的男女一道。這天晚上，我的思想使我彷彿在亡友靈前守夜過。在幾天以內，我都會覺得他的棺材擱在我的肩頭。——如果我在莫斯科，我一定會是他的抬棺者之一。

朋友們，把我們的痛苦，我們的愛情，我們的尊敬，集在一塊罷！不論人們用着怎樣

的榮譽來表彰這位偉人，——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最大的城市已經取了他的名字——但最美
麗，最神聖的墳墓，却在我們的心頭。

法蘭西與羅曼·羅蘭的新遇合

法 J. R. 布洛克作

黎烈文譯

當羅曼·羅蘭本人聳立在我們面前時，我們的眼睛便驚駭着他身上出現的形形色色的狀貌。音樂家，歷史家，小說家，劇作家，藝術批評家，散文家，人庄批評家（Moraliste），政治家，詩人，都在這非凡的活動力裏找到他們的養料。更加明達的人們，還在這種「該博」（*Diversalite*）以外，加上不倦的朋友，溫柔而又易警的心，忠實且寬容的通信者，許多失意的人的祕密的顧問，一切敏活的頭腦中的最現實同時又最不現實的頭腦。

羅曼·羅蘭的信札和他的記事簿，有一天會成爲我們這時代的鏡子。我們不會有着享受這種啓示的壽命的。這種啓示在給我們的子孫準備着一個悲壯的襲擊。他們會看到那裏面反映着我們這世界的一切最崇高和最卑下的事情。現在再沒有什麼稍許觸目的人物，獨特的思想，新的主義，不會有着引起這澄碧的，同時溫柔而又冷酷的眼光注意的機會。每個人都會不知不覺地把他的痕跡留在這灼熱而又冰冷的良心上面。而這時被熱情略略變形的肖像，會像一種使人震驚的供述一樣，在歷史前面顯露出來。

往後人家會懂得威爾勒夫【註一】的隱士在他所住的這小屋子裏扮演的是什麼腳色。東方人士慣於區分兩個歐羅巴，即是我們的歐羅巴和「羅曼羅蘭的歐羅巴」。一些偽着兩個共和國間的累世的糾紛在尋覓一個仲裁者的南美洲人，都轉身趨向着他。許多旅行家給我們寫道，在中歐和東歐，讀者最多的書籍是羅曼·羅蘭的書籍，並且沒有一個那樣子的城市他的著作不被人知道，不被人提及。而人們不知道應當更加嘆服的是那從各處向這人昇起的忠誠呢，抑是這人知道用來制止這種忠誠的過度，並消除其危險的那種剛毅的良知，銳利的諷刺，和明澈的見地。

因此，他自然而然的，不知不覺地成爲中心了的這運動，顯示了他的人格的另一面，那比較地少被人看到，少被人提起的一面，但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面，——因爲這是他藉以最深刻地反映着我們的時代的苦悶的一面

假使我說戰爭是以一種突然的轉向登記在羅曼羅蘭那本能而又自然的發展裏，我們的回憶會要提出抗議的。因爲在這建築物裏，一切都表示着一致。

然而假使我要像一個文學批評家一樣來說明羅曼羅蘭，並且像我說明法國和英國的某著

【註一】 Villeneuve 羅曼·羅蘭所住的地方，去日內瓦不遠。

名作家一樣，單是根據他的美學發展的法則，而不把戰爭的精神的衝擊看得異常重要時，我便會自己剝去對於他的活動力所採取的形式與方向的理解。

那麼讓我們說他本人對於這衝擊呈現了一種特別敏感的外表罷。

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他神妙地具體表現着法蘭西的自由的大市民階級，他的對於高尚的文化的掛慮，他的禮貌，他的熱情，他的洗鍊，他的對於獨立的愛好，他的熱中的純理主義，他的寬容的基督教等等。羅曼·羅蘭的理想主義是安放在那本質地成了十九世紀法蘭西的非宗教思想的柱石的這三個柱石：自由，榮譽和祖國上面的。因為是他，他還加上了第四個柱石：藝術。

由於他的自由的需要，他參加着從中世紀的 *Communes* 以至一八三〇年的革命和德列夫斯事件【註一】，不斷地表現出來的這市民階級最古的努力。

由於他的榮譽的崇拜，他自附於威尼【註二】的系統，並像繼承遺產一樣地接受臨終的宗教遺留給驕傲的人們的那無量的厭世主義的資財。

~~~~~  
【註一】 *Affaire Dreyfus* 是法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污點，法列夫斯是一個猶太軍

官，被認陷入獄，後來引起許多有正義感的人們的抗議，發生軒然大波。  
【註二】 *Vigny* 是法國浪漫派大詩人之一，其作品厭世色彩特重。

愛國者，他是像百科全書派（Encyclopedistes），國民大會派（Conventionnels），拉馬丁【註四】，米施烈【註五】和一切把祖國看作人們由此跳往「人類」的跳躍板的人們一樣的愛國者。

戰爭來了。它把四個柱石順次折斷了，並且，在折斷它們的當兒，使大家都看到它們究竟是為什麼東西作成的。

祖國嗎？一個嫉妬的，偏狹的偶像，一條單純的拋在政治和財政的結合上面的被蓋。

榮譽嗎？一個響亮的字眼，虧了它，人們才能使得具有同一文明的孩子，爲着同一的動機，面對面地從容死去；一種空洞的，靜止的，無能反抗一個被利益統治着的世界的卑劣的力。

自由嗎？一個死了的偉大的事物的殘滓。現在戰戰兢兢退縮在一些平凡而又懷念的權力周圍的它，已經祇能藉着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名稱，營養一種由恐懼，猜疑，不肯服從必須有的束縛等等組成的小市民階級的無政府主義。

藝術嗎？一個毫無所謂地僞暴君和英雄而跳舞着的女孩子。

~~~~~

【註四】 Lamartine 亦爲法國浪漫大詩人

【註五】 Michelet 十九世紀法國大歷史家。

這四個柱石的折斷，羅曼羅蘭會把它象徵在一本偉大的著作，一本連上接下的著作「*Le*
ciel」裏。

在法蘭西，爲着脫離宗教而戰的英勇的時間已經祇是一個回憶了。一面繼續着日常瑣屑的使人困苦的玩意——教會政治的糧食，——天主教徒和自由思想家一同悄悄地趨向着智識與精神的緩和。「嚴格的遵守」在兩方面的營地裏都已完結了。聖·亞爾芬斯·德·李果黎【註七】是不單在教會裏得着了勝利。那使得僧侶中的法蘭西教會派喪胆的打擊，在敵人家裏已有着它的正確的反對說。

在法蘭西，一直有着一種誅求的，勇敢的，不可制馭的，驕傲的，稍稍陰鬱的靈魂的隱伏的潮流。這種靈魂雖爲數不多，但法蘭西的歷史沒有它們便不會成立也不會使人了解的。加爾凡教義 (Calvinisme)，占塞尼斯教義 (Tansenisme)，法蘭西教會派的教義 (Gallicanisme)，國民協會 (Convention) 等，都在這類靈魂上汲取了它們的主要的力量。羅曼·羅蘭曾在約翰·克利斯朵夫 (Jean-christophe) 的一部分地方神妙地描寫過這類靈魂。

~~~~~  
【註六】 *Liuh* 是羅曼·羅蘭的一本戰曲

【註七】 *Saint Alphonse de Liguori* (1696——1787) 意大利高僧

在大戰期間，這種道德的精英會在它始終貪求的犧牲裏得到發揮它的氣力的機會。供給着沉默的德行，真正的勇武，那些在前線和在後方一樣，在家庭和在城市一樣，逃避誇張和浪漫主義的人們的最美的榜樣的是它。

因此，被死亡，被生活的新的條件，被戰後的朽腐損害得最兇的也就是這種道德的精英。

死了一部人，弄得傾家蕩產，不勝抱恨的它，痛苦着，沉默着。

另一個潮流看見那位子空着，便利用機會，暫時將我們浸沒了。我在這裏指的是「平庸的戒律」(Moyenne Observance)，溫和的風習，寬容的諷刺，聰明的懷疑主義，對於一切的輕易的承認，可愛的美學主義，——法蘭西的性情的第二個面貌。

人們可以憑着這些東西造成一些愉快的浮華的集會，但人們却不能再造成一個世界。高雅和漂亮的談吐祇在社會脫離了危機的時候才有着它們的充分的價值。而我們的文明現在却正有破滅之虞。

在大戰以前，人們可以做一個優秀的藝術家，一個自由的市民，一個有名譽的人而躊躇滿志。現在却非做聖徒或革命家不可。

在加入革命以前，羅曼羅蘭會首先受着神性的吸引。

在二十年間，他的一切努力，可以由「一種新的生活的理由的追尋」來說明。不錯，他曾是最先大聲擁護某種革命者之一，可是他起初好像覺得爲着拯救西方起見，這種革命是太過西方的了。

他贊成人家把一個濫用權勢的階級的權勢奪下。但他却不能忍受一種革命爲着得到勝利的緣故，必須具有把學說變成策略，把觀念變成權力，把理想變成便宜主義的那樣的外表，而歐戰五年的屠殺賦給他的對於暴力的憎恨，也使他對於一種參與內戰的主義執拗起來。

於是他起初向着更遠的東方走去。The Way To India 他受着甘地的吸引。印度，它的無量的，不幸的溫和，成了那要把他引往某種主義的路上的休息所。Passage To Moscow  
.....

羅曼·羅蘭是必須先行證明那在純潔的狀態時有着那樣漂亮的話語的宗教，已經不是一種足夠摧毀近代社會的冷酷，惡意，和抗拒的武器才行。（如果不然的話，如果個人的德行能夠有效地制馭機械化的貪慾的可怕的邪惡時，我們還希望有什麼比福音書更好的東西呢！那樣我們便會大家都是基督教徒。我這話是爲我自己說的，但我確信也是爲着許多別的人說的）。

羅曼·羅蘭和紀德雖是那樣不同，但人們要從這觀測台上才能分出他們兩個路程的平行。他們有着同樣的來歷和同樣的彼此都是宗教的坐標。他們的某種主義是對於良心的祕密

的權力有過一番崇高的質問之後才發生的。

他們兩人的對於某種主義的參加，都是在這質問沒有得到答復轉回他們身邊之後才有的事情。單是神性不能在那不復是個人，而是人類社會，不復是罪惡，而是貧苦——這罪惡在教會的表冊上被遺忘了——的平面上發生效力一事，把這兩個詭求的靈魂投向它們可以找到現在全世界所有的最廣，最強的要求的志願的地方。某種主義的革命，這勇武和有效的決定的經驗，終於有一天招致了他們。而人們確信當他們兩人照着各人的方法，相信緊張的精力，忠誠和犧牲的最高點存在那裏的時候，這種革命和經驗便會一直保有着他們。

介乎一種在逝去的宗教和一種在到來的新思想之間，西方的智慧和藝術是沒有支持，沒有目的且沒有辯解地飄浮着。

假使我們能夠把那在肉體和精神兩方面，強烈地感到這磔刑和這空虛的人叫作英雄，那麼最偉大的英雄該是那會爲着它們痛苦得最厲害，並用了最大的權力把它們表現出來的人了。

二十年以來，我們便走進了一個動作的意義和生活的行爲的問題把一切旁的問題拋在暗處的歷史的時代。當許多人還在我們的命運的這新的狀態前面摸索着，試着適應這種狀態，並把他們的議論也和這種狀態適應起來時，羅曼·羅蘭却從一九一四年起，便實際地體驗過



這世界的良心的瞬間。

他把它肉身化了。直到某一點，這事是無意的，不知不覺地，正如一切真實的英雄所常有的事情一樣。因此千萬萬的煩悶與騷亂都反映在他的煩悶與騷亂裏面，千萬萬的痛苦都可以從他的痛苦裏面出來，都躲避在他的痛苦裏面。

並且如果法蘭西和西方在若干年內不會有着束縛，信條，和指導者，某一個地方却有一個人，在給它們付着代價，一種思想——和修道士們在世界毫無防禦地沉在黑夜的時候所念出的祈禱一樣——在給我們守護着，痛苦着。而我們的敬意，我們的感激和我們的情誼便由此而生。

現在終於輪着法蘭西也走上路了。當它第一步踏上它的復興的路時，它便見到那在這路上走在它前面並且那樣殘酷地被它忽視了的人。由他們的遇合所揚起的快樂是深刻的。讓我們使得這快樂像在我們身上所生的一樣熱鬧罷。在慶賀作家的七十年紀念時，我們同時祝頌還不管外表怎樣，我們却從來沒有絕望過的，西方的復活的一個決定的一個階段。任誰在這上面都不會比我們現在所崇拜的人，工作得更有效力。

## 輯錄後記

這一個冊子，主要的還是羅蘭自己的文字，像一切的這種場合一樣，羅蘭逝世後也頗爲熱鬧了一通，但除了偶爾見到的一兩篇翻譯文章，理解羅蘭的工作還是須得做一點的。要理解就得有材料，但原文既不可得，於是就從過去介紹過來的文字裏面去搜集。結果就是這一小輯文錄。這當然太少了，就我們記得起的說，有他七十歲生日的自白「從克拉姆希到莫斯科」（筆者從前譯出在天津大公報上發表過，但現在無從找到），「民衆劇場宣言」，對於紀德底「從蘇聯歸來」的批判等，也都是中國讀者急應知道的文件。既然得不到，就只好暫時把這幾篇印給讀者了。

「給霍普特曼的一封信」，是從「莽原」半月刊的羅曼·羅蘭專號錄下的。那專號是一九二六年四月出版的，恐怕是中國第一次有系統地介紹羅蘭罷。那裏面的譯文另外還有「混戰之上」和「答誦我者書」，這裏沒有收。

「精神獨立宣言」錄自楊人楩先生譯的 *Le Nouveau* 著「羅曼·羅蘭」。不知道 *Le Nouveau* 節略過了沒有。原譯爲「心之獨立宣言」，這裏却改從了一般的譯名。

「覆敬隱漁」，「約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國的弟兄們宣言」，不知道戈寶權先生錄自什麼期刊。敬氏是和羅蘭有過交往，並且是中國第一個着手譯過「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人，可惜他底壯志沒有完成。「宣言」就是羅蘭爲中國譯本寫的。

「藝術與行動」原爲副題目，正題目是「論列寧」，原文發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份的「歐羅巴」雜誌上面。「七月」第三集第二期（一九三八年）曾發表過張元松先生底譯文，現在戈寶權先生底譯文是從俄文譯出的。在「七月」上，編者在補白上有幾句按語：「這是一篇雄大的戰鬥宣言，和造小謠言，弄小挑撥的文壇遺傳病是對照得鮮明的。」七八年過去了，這幾句話依然還可以適用。

「向高爾基敬禮」（譯文原題爲「直接從民間來的——有力的，堅實的」）和「高爾基文化論文集序」都是從高爾基文化論文集「爲了人類」錄下的。代錄寄的王君有說明如下：

該書題爲宋陽呂伯勒合譯，實是呂譯了一些，編成書時，把宋譯也加進去的。一篇是呂寫的序文中的。那序文很妙，只有一頭一尾幾句話，中間整個就是羅蘭之文。開頭說：「對於本書中的論文，羅蘭曾說過：」云云。引完了之後，又說：「羅蘭的這種見解，我是完全同意的。」因此，不知他從那裏譯來，原題如何，只好我自己題上一個。又不知是否他所譯，只好姑且算他譯的。至第一篇，呂氏附誌云：「該文寫於一九三五年羅蘭訪問了高爾基以後，直到高爾基逝世，才在蘇聯發表。但我是根據莫斯科日報譯

出的，我疑心這題目已經不是羅蘭的原稿了。」  
是的，原題是「向高爾基敬禮」，現在就改正了過來。

「給蘇聯人民的信」是羅蘭爲了感謝蘇聯人民對於他七十歲誕辰（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的祝賀而寫的。這譯文，不知道戈實權先生錄自什麼期刊。

「和高爾基告別」，錄自黎氏譯文集「邂逅草」。那裏有幾個名詞，大概經譯者改動過的。

J·R·布洛克一篇，也是自「邂逅草」錄出的，大概也有幾個名詞被編者改動了。這裏的內容，有人在紀念羅蘭的文章裏片斷地複述過，但當然，要理解作者對於羅蘭的整個理解，就不如讀這文章本身了。羅蘭和法蘭西文化傳統有着深刻的聯系，理解了那聯系才更能理解他們發展；作者是法國人，而且是傑出的革命作家和批評家，這一篇當對讀者有所幫助罷。

至於我們自己所寫的三篇，不過是一斑之見，但羅蘭這樣的存在，有如浩翰的大海，暫時也只能送出這樣的一斑之見。如果可能，當然想再取得深入而正確的理解的。

胡風

一九四五，八月一日，重慶。

羅曼 羅蘭

(每冊實價 元)

編著者 胡 風

發行人 賀 尚 華

發行所 新新出版社

經售者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福州路三九九弄十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初版(B)

○·····○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

78

1301

609160

BC

35.655.6=52

2